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真夢  
第五十四回 頌恩詔追封鳳藻宮 饋婚儀初試鮫綃帳

話說朝廷因加封皇太后家族，查考歷朝制度，凡后妃之家，例有封錫。便降旨一體推恩，釐定恩澤公、恩澤侯各項等級。皇后及周貴妃、吳貴妃家族，俱已分別加封，元妃前已封到賢德皇貴妃，位號只次皇后一等。卻因生前未育皇嗣，只推恩妃父賈政，錫封二等恩澤侯世襲。

當時旨意下來，早有報喜的報與賈府，闔府上下歡聲雷動。

賈政因自己身任尚書，又兼了兩個世職，深覺悚惕不安。一面具折謝恩，一面另具奏疏，請將祖上所遺榮國公世職，仍歸長房賈赦承襲。皇上閱疏，留中不發。次日，另下一道硃諭：榮國公世職著賈蘭兼襲。賈蘭在軍機處先看見了，忙即單身請見，碰頭懇辭，瀝陳再三，聖意不允。只得謝恩下來，榮國府中又是一番慶賀。那些勳舊世交，見賈府聖眷隆重，搶著送筵送獻。

賈政向來謹慎，賈蘭現居樞府，更怕招惹聲色，只答應俟到賈蕙吉期再驚動親友，因此喜事上分外熱鬧。

吉期擇定七月十六，從六月起，那些勳爵大臣和各省節度，專差送禮，絡繹不絕。賈政只檢輕的收下，凡是珍貴希罕之品一概璧還。只有東平郡王送的雄黃金精如意、悲翠鴛鴦雙盞，南安郡王送的碧玉整枝如意、精刻謝莊月賦的水晶盤，西寧郡王送的雕刻仙山樓閣圍屏、吉金太師鼎，北靜郡王送的餞金樓閣自鳴鐘、均窯彩釉花瓶、王沂公祿端畫日硯、黃筌戲鴛圖條幅，因是先代世交，又屬藩邸頒賜，未便峻卻。還有六公舊家、侯伯世族，各色殊禮一時不能備述。

那神策府堂司各官，都和賈珍至好，又與賈蘭也有聯絡，商量著公送一份重禮。馮紫英聞此消息，忙托人接洽，將上回要賣給賈府的四種洋貨趁此出脫。原來這四件就是馮府舊藏，紫英所說廣西同知帶京出賣，本是鬼話，只因急於出手，減價至一萬二千兩，展轉磋商，按七千兩成交。由神策府全體出名送至賈府。賈政如何肯受？無奈來人不肯帶回，又由薛蟠馮紫英幾次來說，只得收下。當下將母珠交與寶釵收起，那紫檀鑲石漢宮春曉圍屏、打十番的自鳴鐘，都擺設在新房之內。又把鮫綃帳展開比了一比，和新房暖炕大小剛剛合適。此時秋暑天氣，正好用他避蚊，張設起來，又輕又亮。

到吉期將近，探春回來，在秋爽齋住下，同湘雲來尋寶釵。

聽寶釵說起母珠來，都趕著要看個新鮮，寶釵道：「這東西到過咱們這裡，你們難道沒見過麼？」探春道：「那回老爺打發人拿上去，只在老太太那裡轉了一轉，連我都没瞧見。他那時候還在家裡，更見不著了。」寶釵道：「說著希罕，瞧見了也沒多大意思。」便命鶯兒從箱子裡取出一個玻璃匣子，匣內用大紅縐綉托底，放著一顆精圓珠子，只有桂園大，光彩甚足。

探春道：「怎見得他是母珠呢？」寶釵道：「我試給你看。」鶯兒取過一個黑漆盤，又遞與寶釵一個紅緞小袱。寶釵先從袱內倒出幾十顆小珠在漆盤裡，然後將大珠放入。只見那些小珠繞盤亂滾，一會兒，都滾到大珠身上，黏成了一個珠球。探春笑道：

「這倒有趣！從前老太太沒把他買下，到底還到了咱們家裡，也是家運興旺之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這大珠子就像寶姐姐，將來蕙哥兒成了親，滴裡唧噥的生了無數的小珠子，就是這個樣兒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如今和妹夫又團圓了，將來也許要生下無數的小珠子呢。萬一從太虛幻境帶回小珠子來，可怎麼辦？」湘雲笑道：「那得問比我先去的到底帶回來了沒有。」探春道：「二嫂子眼看就要當婆婆了，怎不學個人樣？別叫那蘭香仙女羞你了。」大家笑了一回。

探春瞧見桌子上有個玻璃匣子，過去一看，原來便是李綺新房裡那兩個金麒麟，還貼著白首雙星的簽條，笑問道：「這東西怎麼到了這裡？」寶釵道：「那是綺妹妹的賀禮，剛送來，還沒上賬呢。我想他必是聽見人說是咱們的舊東西，趁喜事上送了回來。」探春道：「在他那裡不過閒擺著，還是送給蕙哥兒蘭姐兒，算做白首雙星的佳兆，將來傳下去，也是一樁故事。」

寶釵向湘雲道：「我把那小的還你罷，仍舊好穿起帶上。」湘雲道：「我什麼年紀了還帶那個？也叫人笑話。等蕙哥兒生下小兒，穿著帶罷。」一時探春站起要走，湘雲瞅著他說道：「你今兒好意思就回家去，不在這裡幫幫忙？」探春道：「我來了，就抵莊住下的，你沒瞧見我把小孩子、奶子們都帶了來麼？」那幾天果然在園中住下，幫著料理喜事。閒時也同湘雲惜春等，至藕香榭、凹晶館各處乘涼，看看晚荷。

到了過妝那天，薛家陪了些珍貴衣飾及家具陳設，也湊成四百抬，還有四個美婢，叫做掌珠、曉珠、蓮珠、蕊珠。新房內外也佈置了大半天，方才就緒。皇上又賞了金蓮花燭、如意、瓷瓶、宮錦袍套。當晚，誥命、官眷及近親堂客，在綴錦閣、嘉蔭堂各處款待，擺了八九十席。那些官客，另在寧國府會芳園中設席，冠蓋喧闐，夜深方散。

次日吉期，榮國府中自上房內外客廳，以至大觀園各處，無不懸燈結綵。爐薰鵲尾，屏展翠翎，門前擺齊了儀仗執事。

其中有榮國公的，有恩澤侯的，還有工部尚書、吏部侍郎的執事，還有賈蕙自己翰林修撰、探花及第的執事。金瓜玉斧，寶扇宮燈，排列的整齊喧赫。賈府請探春做迎親太太，也坐在八人轎裡，隨著彩輿繞了多少街道，方至薛府。新郎賈蕙穿著狀元品服，騎了金鞍駿馬，親去奠雁，大家擁道爭看：真是探花年少，美滿風流。剛剛奠雁回來，門外響鞭不斷，鼓樂齊鳴，便知是彩輿到了。直抬到榮禧堂前下轎，一路紅氈倒換，送至新房。那些跨鞍抱瓶以及坐筵合巹，一切均照俗禮。那邊送親的是薛寶琴，由惜春、湘雲、喜鸞、四姐兒等周旋款敘，一片笙簫迢遞，細樂悠揚。

坐客中，四家郡王居首，還有樂善郡王、慶安郡王、忠順世子、壽昌駙馬並許多公侯蔭襲、閣部貴官。會芳園中迎來送往，絡繹不絕，自有賈赦、賈政、賈蘭、賈蓉等陪侍照料。這裡北靜王太妃、南安、東平王妃並世爵誥命等，由邢夫人、王夫人、尤氏、李纨、胡氏、梅氏等按品盛妝，迎接見禮。先至園中嘉蔭堂茗坐敘談，然後至榮桂堂道喜入席。會芳園、榮桂堂兩處，各傳了一班小戲。林之孝家的捧著戲單遞與碧月，碧月遞與梅氏。梅氏大致看了一遍，隨即捧至上席，先請北靜王太妃點戲。北靜王太妃謙讓了一回，點了一出《滿江笏》。隨後又讓南安王妃、東平王妃，也各有謙辭，再三讓著，方隨意點了。到了各誥命，都謙讓不肯，也有讓之至再，點一出吉祥戲文的，也有只說隨便揀好的唱罷。席間，南安王妃笑道：「點戲看著容易，若戲文不熟，點錯了就是笑話，只看那名目好聽是靠不住的。」北靜王太妃笑道：「可不是麼！我到那裡，因有了年紀，都要讓我僭坐。到了點戲的時候，不點又不合式，只可揀那熟了又熟的，倒沒有毛病。」定國公夫人道：「今兒兒這新郎新娘，真是一對兒，叫人羨慕。」理國公夫人道：「你沒聽說麼？那新娘是仙女下凡呢。」北靜王太妃道：「這位新郎那年到舍間去，才五六歲呢。如今居然功名成就、大登科後小登科了，日子有多麼快！」東平王妃道：「我記得那回這裡老太太請客，玉哥兒出來見我，還沒有新郎這麼大呢，見了人還有點臉紅，如今倒又是一代人了。」大家一面說笑，一面上菜。等到大菜上了，放了賞，又散坐聽戲。南安王妃問王夫人道：「我聽說史侯家雲姑娘在府上住著，怎麼沒見他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他在園子裡陪新親呢。」南安王妃道：「我們從先常見的，他叔叔這一出京倒疏遠了。」

一時，北靜王太妃推說身子不快，告辭先走，南安、東平王妃又聽了兩出，也便興辭。其餘誥命們坐到燈戲唱過，才漸漸散去。探春夫婦點起龍鳳宮燭，送新郎入房，已是三更時分。

周姑爺因夜晚也在夢坡齋書房裡住下，累得那班馬巡繞行榮寧街前後，梭巡了一夜。李纨寶釵吩咐小廝們熄了燈火，然後一同回園。寶釵扶著鶯兒回至怡紅院，也著實乏了。

剛上牀合眼，便見寶玉黛玉坐在屋裡說話。黛玉含笑道：

「姐姐大喜啊！道喜的等了半天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不是大家同喜麼？這門親事還是妹妹給定的，你該先喜才是。」黛玉道：「哥兒的狀元總是姐姐教出來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說蕙兒命中只有半個狀元，你們還不信呢，這不是驗了麼？」寶釵忙了一天，神魂未定，說道：「你們家來了，應該叫蕙兒小夫婦上來見見。」一面便叫鶯兒快去請新郎新娘，來見二爺和林奶奶。黛玉笑

道：「姐姐又呆了，咱們在夢裡，你以為是醒著麼？橫豎明兒廟見，也得給我們安個坐，我們受了禮、看了熱鬧，才回去呢。」寶釵道：「那麼你們今兒晚上在那裡歇著？」黛玉道：「瀟湘館就好。那裡沒有人，又是熟地方，我還要看看那幾竿竹子。」寶釵道：「好可是好，只牀帳鋪設都還沒有呢，等我叫他們去佈置。」黛玉道：「鋪蓋、吃食我都帶來了，姐姐不用再張羅。只吩咐婆子們，萬一見了我們別大驚小怪的。」寶釵答應了。又道：「你說的春燕和五兒，我已經收在怡紅院了，什麼時候叫他們去呢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咱們先問問這位爺到底要不要，別盡著背地裡打恭，人家不知情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們一番好意，我豈有不笑納的？你不知道我學的是韓信將兵麼。只除掉那一個，餘者無不遵命。」黛玉明知指的是襲人，便又笑道：「為什麼單那一個要不得呢？」寶玉只是笑，不肯說。寶釵道：「這兩個你們不帶了去，別攔老了，白耽擱了青春年少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問他們自己，願來的只管來，若在這裡守著，等將來跟你回來也是一樣。你只知有駐顏丹，不知道還有換顏丹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姐姐今兒也累了，咱們別盡著鬧他，早些到瀟湘館去罷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還瞧瞧那鸚鵡呢。」說著，便同寶玉出去。

只聽鸚鵡在窗外叫道：「姑娘回來了，快倒茶呀！」寶釵不覺驚醒，定定神，便喚鶯兒，命他往瀟湘館叮囑婆子們不要衝犯。鶯兒膽小，拉秋紋同去。秋紋走到那裡，從竹陰中看去，見房中燈火通明，紫鵲鵬月正服侍黛玉玉御妝，寶玉歪在一旁看著。秋紋正想和寶玉有一番話說，趕忙進去。不料邁進門檻，房中登時漆黑，寂無一人。回身出來，並鶯兒也不見了，走至婆子們住處，方見鶯兒在那里正傳述寶釵的話。等他說完了，一路回去，絮談不斷。

次日，鶯兒秋紋見了寶釵，述及夜間所見，寶釵不許他們張揚，又道：「林奶奶雖說帶了吃食，咱們也不能一概不管，你們等一會把飯菜水果預備齊了親自送去，別經那婆子們的手。」

「鶯兒等答應了。寶釵忙即上去，料理廟見等事。到新郎新婦叩見父母翁姑，寶釵吩咐擺了三張圈椅，自己末坐受禮。心想：此時寶釵二人必定也在這裡，咫尺間隔，音容莫接，未免悵然。」

這天，一班近親內眷和榮寧兩府近支親族，如賈珠之母趙氏、賈瓊之母孫氏、賈璜之妻金氏、賈藍之母婁氏、賈茵之母周氏等，也都在榮禧堂上，大家熱鬧了一日。

接著又是會親，又是回九。賈薛兩家雖是親上做親，人熟禮不熟，也有許多節目。那蘭香本是天女臨凡，丰姿絕世，此時換了盛妝豔服，更顯得桃腮露潤、杏臉春融。凡是看過新娘的，無不同聲贊美，賈蕙稱心滿意，更不待言。只寶釵自從涓吉定期，以至大禮告成，忙忙碌碌不得一天安逸。這幾天忙碌過了，又須督視家人媳婦們檢收禮物、點理家具、結算帳目。

寶釵因此次賀客眾多，眾家人、媳婦晝夜伺候，分外勞頓，一律從優給賞。其中特別出力的，又於例賞之外加賞銀兩。李貴、焙茗等因兩次送考照料周至，俱在加賞之列。李貴等都領賞叩謝，只焙茗自往議事廳上見寶釵，跪下回道：「奴才不敢領奶奶的賞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是二爺舊人，這一向出力比他們都多，豈有不領賞的道理？若是嫌少，公眾的事只可委屈點，將來再補你罷。」焙茗道：「上頭賞下來的，不拘多少都是恩典，奴才怎敢計較？這回有了例賞，又加賞了奴才幾個人，更是分外的恩典，豈有不知感激的？但是奴才有個下情要求求奶奶，奶奶恕了奴才的罪，奴才才敢回呢。」寶釵詫異道：「你有什麼為難的？只管說罷。」焙茗回道：「不瞞奶奶說，東府裡丫頭七兒和奴才很好，二爺都知道的。求奶奶跟珍大奶奶說說，把七兒賞給奴才，情願粉身碎骨報答爺奶奶的恩典。」寶釵沉吟了一回，說道：「論起這事可太荒唐，姑念你服侍二爺多年，又伺候哥兒上學進場，多受辛苦，我替你和珍大奶奶說去，成不成看你們的緣分罷。」焙茗連忙磕頭謝了，又請了一個安，慢慢退出。

寶釵記在心裡，卻因忙著結算喜事賬目，又要帶著蘭香到世交親眷各處謝步。緊跟著秋節將臨，又有各項瑣事，總沒得工夫尋尤氏去說。秋節過了，探春回來住了幾天，邀著湘雲寶釵看看蘆雪亭的蘆花、稻香村的紅葉，還請了薛姨媽、李嬪娘及岫煙、寶琴、紋綺姐妹在園中聚了一天。那天正是重陽，寶釵預備下許多螃蟹，就那凸碧山莊持螯飲菊，做個登高勝會。

等王夫人薛姨媽等走後，眾姐妹重鼓餘興，也聯了一首七言古風。隨後又是巧姐歸寧、權哥兒文定。忙中日月，把焙茗的事幾乎混忘了。那焙茗得了寶釵面允，一天一天的懸望，總沒有消息。起先還沉得住氣，等得日子太久了，就不免種種疑慮，想來想去，只有托秋紋碧痕從旁探問。秋紋道：「本來你就不對，這種事怎好求奶奶呢？奶奶不當面駁回你，還是留你的面子。」碧痕道：「那裡不是行好？咱們替他問一聲也不費什麼，可是奶奶很忙，得空的時候才好問呢。」後來碧痕遇便問過一次，知寶釵尚未說到，也不便再催。

直到冬月裡，正趕上尤氏的生日，因非整壽，賈珍又不家，只請近族和至親內眷，借著賞梅為名在會芳園暢芳閣中設席，也傳了小戲、雜耍。頭兩天尤氏親自過來面請邢王二夫人，邢夫人近來見賈赦仍舊做官，意興比先好了；王夫人自從吞服仙丹百病不發，也高興出去玩玩，所以都答應去的。尤氏又至稻香村邀了李紈婆媳，然後來尋寶釵。寶釵正在怡紅院看丫頭們檢理大毛衣服，秋紋回道：「東府裡大奶奶來了。」寶釵連忙見禮讓坐。尤氏道：「寶妹妹，這一向知道你很忙，怕攪你的事，沒得來看你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有什麼忙的，倒是這回喜事叫大嫂

子累了好幾天，也沒得見你謝謝。」尤氏笑道：「咱們姐妹這話還說得著麼？我來找你，為的是我們小園子裡梅花開了，蓉兒傳了一班新來的小戲，請太太們和諸位姐妹大後兒到我們那裡樂一天。太太太太都賞臉答應准去，姨太太那邊我也請了，這才來請你。你也累乏了，去散散吧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彷彿記得大後兒是大嫂子的生日，我一定早早的去拜壽。還有點小事要求你呢。」尤氏道：「你有什麼事求我？我最怕打悶葫蘆的，有話就說了吧！」

寶釵道：「有什麼大事呢，就是服侍寶二爺的焙茗，這們大還沒成家，他單看上你們七兒，大嫂子肯給麼？」尤氏道：

「兒也不小了，幾次要打發出外擇配，因他家沒有靠近的人，耽擱到如今。這兩年姨媽們在任上，文花銀蝶兒兩個人也忙不開，倒靠他做些零碎事。既是焙茗那小子要，就給了他罷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可就一言為定。」尤氏笑道：「笑話了，難道我還要你的定禮不成？」當下說定了，尤氏又再三叮囑大後兒早去。等尤氏去後，寶釵便打發碧痕告知焙茗，焙茗又上來磕頭，千恩萬謝的說了許多話。後來，尤氏因七兒服侍自己多年，又賞了一份小小妝奩。焙茗接了去，在府後頭賃房居住。這也是他們想不到的，如今不在話下。

卻說尤氏生日那天，李紈寶釵都先至王夫人處，陪著王夫人坐車往東府去。尤氏接進暢芳閣，只見花團錦簇，堆了一屋子的人。薛姨媽、李嬪娘、薛寶琴、邢岫煙已先到那裡，大家隨意敘談。坐了一會，邢夫人來了，隨後探春、湘雲、李紈、李綺陸續才到。紋綺二人和他們多時未見，唧唧噥噥的說笑不斷。尤氏胡氏陪著邢王二夫人說了一回話，便招呼擺席，隨即響台開戲。原來新到那班子全唱的是弋陽腔，所有戲碼都與崑曲不同。那天賈蓉賈蔭定的戲目：文的是《清官冊》《回龍閣》《二進宮》《大保國》武的是《連環套》、《豔陽樓》、《駱馬湖》還搭著《打櫻桃》、《拾玉鐲》、《翠屏山》、《烏龍院》幾出玩笑戲，都是京城裡各戲班沒演過的。寶釵探春湘雲看了幾出，雖覺耳目一新，究竟嫌他聲調近俗。

唱到《打櫻桃》，尤氏笑道：「寶妹妹，你看這書童像你們焙茗不像？」寶釵看著戲，笑道：「真有幾分像呢，可是那貼旦比七兒漂亮多了。」尤氏道：「那是有名的甄碧雲，誰比得上？」又道：「別看七兒長相，他媽夢見一匹萬字錦才生得他，也許將來還有造化呢。」湘雲道：「像這種戲就近於傷風敗俗，年輕的人瞧慣了，移動性情，為害不淺。」探春道：「崑曲中也有講風情的，絕沒有這般妖冶。依我說，戲曲雖是玩意，可容易叫人聽進去。應該挑那忠孝節義的故事，可以感動人的，編成曲本給他們演唱。像這些海盜誨淫的，都該嚴禁才是。」寶釵道：「別人不過白說說，你要這麼辦，還有辦不到的麼？」探春道：「這裡頭也有難處。眼前那位莊中堂，也是狀元出身，就單愛聽這些粉戲。若嚴禁了，未免要得罪人呢。」

「湘雲道：「就是外號叫『錦帶飄』的那位中堂麼？」探春道：「那位只愛在紫檀大案上點票子，那懂得聽戲呢？」接著演《翠屏山》，扮潘巧雲的叫做錢小鳳，模樣不及甄碧雲，更演得淋漓盡致。探春也看不下去，說道：「這可真該禁了。」一時天快黑了，擺上晚席，陸續上菜。上到銀魚紫蟹，尤氏道：「這還是你珍大哥帶來的。只有衙門前頭那道河出的銀魚是紅眼睛，和別處

的不同。」大家細看，果然那魚眼睛是通紅的，嘗那味兒也格外肥美。

探春道：「珍大哥近來常有信麼？姑娘們在任上都好罷？」尤氏笑道：「說起來怪可笑的，范陽那裡，從來就忌諱姨娘們，見你大哥正的沒去，倒是兩個姨娘去了，都當做希罕。

原來，從前安國公就怕夫人。有一個掛名的姨娘，可不許往那屋裡去。安國公慫急了，從窗子裡爬進去，被打更的當賊捉住，鬧得人人皆知。你說可笑不可笑呢？」湘雲笑道：「闊人都是這樣。咱們三姑爺將來就是第二個安國公，你們瞧著罷。」尤氏笑道：「還有笑話呢。你珍大哥前任施節度，怕得更厲害，地根兒就不許納妾。有一回衙門裡唱戲，施節度和女戲子多說了兩句話，登時被夫人叫了進去。戲也停了，燈也熄了，一班客弄得張皇失措。那裡官場中忌諱『姨』字號的，就是為此。

「寶釵笑道：「他們是管的太緊，你也太泄勁了。大哥調到范陽也有好幾年，那地方就在家門口，為什麼不到任上住去呢？」尤氏道：「人家看外衙門享福，我看簡直是受罪！那回蓉兒再三勸我去，住了半個月，把我憋悶壞了。那裡有咱們吃吃喝玩、說說笑笑的舒服的呢？」

此時小戲暫停，耍了一回戲法。隨後又上來兩個說書的女先兒，先請薛姨媽李嬪娘點書，都不肯點。邢夫人點了一出《黃崇嘏》，是女扮男裝中狀元的故事，當下弦索叮（口爭）便說將起來。寶釵笑道：「咱們這裡要去中狀元，除非是三妹妹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你調教出來的都會中狀元，若自己去考不是十拿九穩的麼！」尤氏笑道：「你們別說啦，我那回和四姑娘抬扛，我只說一句你是狀元第一個才子，惹他說了一大套的話，說：『狀元難道沒有糊塗的？』又說我們這些人都是世俗之見。

今兒咱們說說不要緊，若四姑娘在這裡，又要冷笑呢。」探春道：「他本是那種怪脾氣，我們不理會他也就完了。」一會兒晚席散了，邢夫人、王夫人、薛姨媽都要回去，尤氏留不住，送到儀門外，看著上了車。小廝們駕上騾子點起燈籠，一陣風的去了。這裡大家聽了兩段書，又坐了一會，也各自回去。

剛回到怡紅院，秋紋迎上來，回道：「剛才伺候新房的小丫頭瑞兒來說，小蕙二奶奶有點不舒服，奶奶歇一會兒瞧瞧去罷。」寶釵換了家常衣服，五兒送上茶來喝了兩口，便帶著鶯兒往新房去看蘭香。只見蘭香歪在一張紫絨繡墊楊妃榻上，星眸半閉，眉黛微微，大有怯弱不勝之態。瞧見寶釵進來，忙支撐站起，叫聲「奶奶」。寶釵道：「我聽說你不大舒服，快躺下將養著罷，到底覺得身子怎麼樣？」蘭香含顰說道：「也沒有什麼，只是吃東西下去就要吐，一站起，頭就暈忽忽的，也有好兩天了。」寶釵又悄悄地叫陪房的媳婦來問，才知道月信有兩個月沒來，從先在家時候，每月都是准的，便向蘭香道：

「這可不要亂吃藥，明兒把王太醫請了來，叫他看看脈就有准了。」蘭香臉上微紅，低聲答應。

次日，寶釵上去回王夫人，王夫人也是疑喜參半，傳話叫蘭香不要出來拘禮，又知寶釵說了許多胎教古法，一面命人飛馬去請王太醫。

直至下午，人回王太醫來了，賈蕙正在內書房裡替賈權改文章，

連忙將筆放下，出去陪著，送茶讓坐。此時，王太醫鬚髮花白，年紀約在七十上下。見了賈蕙，再三道歉，說道：「今兒太醫院值班，所以來得遲了。」問起賈蕙台甫，知是新科鼎甲，不免足恭道：「原來就是少二爺殿撰公。晚生在門下伺候多年，還沒有瞻仰過。」又問老大人近來康健，一向短過來請安。賈蕙道：「今兒請老世翁屈駕，只因房下月事愆期，這兩天時常嘔吐頭暈，不知是喜是病，要請高明判斷。王太醫道：

「門下理當效勞。」又說些塞暄閒話，小廝們回道：「上房預備齊了，請哥兒陪太醫上去。」賈蕙便引著王太醫，一路談笑，同往新房院中走進。不知如何診斷？且聽下回分解。